



Such is life

凌寒

著

婚姻之下，容不得懦弱的男女。  
生活，只要有接受淬炼的决心和勇气，  
就可守到铿锵盛开。

sheng huo  
生活  
就是这样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sheng

huo

# 生活 就是这样

凌寒  
/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生活就是这样 / 凌寒著.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201-08802-0

I. ①生… II. ①凌…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61332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黄 沛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 022 )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mailto:tjrmcbs@126.com)

高教社(天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880x 1230 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

字数: 150 千字

定 价: 29.00 元

C O N T E N T S

目 录

- Chapter 1 / 初见—1
- Chapter 2 / 报复 — 18
- Chapter 3 / 倔强 — 31
- Chapter 4 / 旧情 — 51
- Chapter 5 / 解救 — 64
- Chapter 6 / 计划 — 79
- Chapter 7 / 鬼胎 — 95
- Chapter 8 / 婚礼 — 116
- Chapter 9 / 情动 — 131
- Chapter 10 / 决绝 — 146
- Chapter 11 / 事实 — 158
- Chapter 12 / 沦陷 — 173
- Chapter 13 / 纠结 — 187
- Chapter 14 / 亏欠 — 200
- Chapter 15 / 未遂 — 217
- Chapter 16 / 感伤 — 227
- Chapter 17 / 原谅 — 242

## Chapter 1 初见

蓝色妖姬看到梅宁宁见到自己时的表情是一脸惊愕，这是她早就预料到的结果：谁会想到起着这么一个妖冶的笔名的、写声色犬马小说的女人会是一种复古的女学生打扮，还围着一条林道静一样的围巾，剪着一个早被淘汰了的童花头，使得自己看起来就像是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呢。

“你是蓝色妖姬？”梅宁宁再次问了一遍。

“是的，梅编辑。”

这次梅宁宁相信了。她看到蓝色妖姬虽然嘴唇做出天真的笑意，眼睛里却是冷漠无情和愤世嫉俗的沧桑。这样的眼神就应该是蓝色妖姬的，清纯得与实际年龄不相符合的打扮也该是这样一个带着出世的姿态做着人世的事情的女人特有的状态。

“你坐。”梅宁宁为她拉出一把椅子，“刚才差一点儿不敢认你，你和我的想象太不相同了。”

蓝色妖姬嫣然一笑：“梅编辑想象中的我是不是染着棕色的头发，长波浪如波涛拍岸般飘动着，涂着猩红色口红，性感的嘴唇让人一看就联想到亲吻？”

这个女人很聪明，她什么都知道，能揣摩到别人的内心，说起话来也像在写小说。梅宁宁心想，笑了一下说：“没错，你猜得很对。我们现在来谈谈你的小说吧。我们主编挺满意你的小说的，但有不少地方都需要改动。”

“好——啊。”蓝色妖姬那稍稍拖长的声音没有掩饰住深藏着的兴奋和惊喜。梅宁宁知道，出版这本小说对蓝色妖姬来说很重要，这是她的第一本小说，所有的作者都把自己的第一本小说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对自己将会很有利，可以任意让对方照着自己的意思修改，对方也都会尽力协助的。最烦那些不是大腕却自认为是大腕的作者，让他动一个字都觉得有失身份一样。

“性的描写太多了。虽然我们公司主要是出版爱情小说的，但如果这种描写太多的话，倒是黄色小说，不但低俗，也不容易通过选题。”

蓝色妖姬一个劲儿地点着头，让梅宁宁感觉非常好。她刚来这家文化传播公司不久，还没什么业绩，跟有些作者的不配合也有关系。现在不但找到了一个好本子，作者还这样虚心，让她有点得意忘形。她不停地说着修改意见，末了突然发现如果真这么改的话跟重写一遍也差不多了，她戛然而止。

蓝色妖姬非常得体地一笑：“我愿意修改，不过有些地方是我的观点，有些地方也是对我们这个生存社会的折射和反观，我可以不用修改吗？”

蓝色妖姬仿佛是放下了一把梯子，让梅宁宁有台阶可下，她赶紧说：“当然可以。”

“谢谢你。”

“不用客气,今天就谈到这里吧。你改好后,尽快把邮件传给我。”

“好。”蓝色妖姬站起身来,“我会尽快按你的要求改好发到你邮箱里的。你真漂亮,真的,我没想到你会这样漂亮,比明星还要美。”

梅宁宁的心被蓝色妖姬的夸奖说得热烘烘的,感觉与她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也许她们真是有缘分的,不然自己怎么会在众多的群众来稿中单单选中了她,又会向老板大力推荐她的作品呢?

“你是个很特别的女人,我也没想到你会这样特别。”

蓝色妖姬带着梅宁宁对她的赞美离开松特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她的长篇小说处女作看来不久后就会面世了,她简直不敢想象。这个小说已经经过多少次退稿而石沉大海了,她都不敢去计算一下,每想一次失败,她的心都会生疼生疼的。她由衷地感激梅宁宁,觉得她不仅仅是伯乐,更是她的大救星。她把她的某一片人生化成了文字,并得到认可,不久的将来还会被印成铅字,这让她自信心大增。她还会写第二部,她的人生是写不完的,不仅如此,每天还会增加新内容。

这么想着就越来越兴奋了,她疾步如飞,满街乱走,满脑子的构思。但是蓦然,她像被惊醒一般,她怎么走到前夫的楼下了?那个她曾经生活了五年的地方,彻底改变她人生轨迹的牢笼。这个男人和他家里的人让她从此以后恐惧婚姻,憎恨男人,让她从良家妇女沦为一个无药可救的女人。

她不敢回忆那五年不堪回首的往事,捂着脸迅速地逃离了,好心情也跟着一起烟消云散了。

她没有工作,没有住房,每个月还要付租金,这每个月两千元租房子的钱应该就是他支出的大头了,水电煤气宽带费手机费是小头,而吃饭几乎不用自己掏钱,每天晚上都有不同的男人请她吃饭,吃不完的打包回去就是第二天的午饭,而早饭她是从来不吃的。至于衣服,也从来不用自己掏钱买,都是各种各样的男人买给她的。

刚离婚时，她还试着去找工作，但现在，她已经完全依赖于这种生活，就算是有一份高薪的工作摆在她面前，她都懒得去做了。原来人堕落起来是可以这样快的。唯一还没变的，是她对写作的热爱。但她想如果一直还是退稿，如果不是碰见了梅宁宁，可能连这点爱好也会消失的，就像她消失了的曾经的纯洁。

突然手机震动了一下，原来是短信进来了，她打开一看，不由气得七窍生烟，原来是今晚定好吃饭的一个男人发来的：宝贝，今天临时有事情不能跟你吃饭见面了，改天一定加倍补偿。

这怎么可以？她都是每天排好的，他临时说一下有事情，那让她今晚何去何从？她不管不顾地照这个号码打了过去：“喂，你怎么回事？我为什么要跟你预约？不就是为了让你把自己的事情安排好吗？你突然说没空了，你让我怎么办？都是定好了的事情，你说不来就不来了，当我是什么？”

那男人还在解释着，话语却被蓝色妖姬愤怒的滔滔不绝给压下去了。她不停责怪着对方，让他即使再晚也要跟她见面。当她再次听到不行的回答时，彻底气疯了，此时一头疯母牛正是她的确切写照。不就是一顿失约的晚饭吗？为什么幻灭的浪潮冲击着她的心田？她不停地要男人跟她道歉，让男人一定要推掉事情跟她吃饭，直到对方说出一句：“不可理喻！”然后“啪”的挂断了电话，她才蓦然清醒，住了口。

因受挫而气恼的泪水淌出了眼眶，而此时短暂的冬日天色已经迅速黑了下来。她腹中饥饿，却找不到地方吃饭。中午只吃了一个菠萝包，就指望一顿丰盛的晚餐了，如今却化为了泡影。从橱窗里，她看见自己脸色惨白，看上去似乎一下子老了。她突然一阵悲哀，自己何时已经习惯于这种一成不变的堕落生活。她需要有人来拯救她，因为她已无法自救。

她突然一个激灵，掏出手机，直拨梅宁宁的电话：“梅编辑，我想把故



事的结尾改了，改为喜剧，大团圆，女主人公得到了救赎，获得了新生。”

“那怎么可以啊，这样小说的味道就全然不对了，你怎么会这样想啊。”手机那头传来梅宁宁惊讶和焦急的声音，“这样改是万万不行的。”

“可是不这样改我会死的。”

真是怪人，梅宁宁心中充满了疑虑：“本来不是谈得好好的吗？你怎么了？你现在在哪里？我刚下班，要不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再谈谈？”

听了这话，蓝色妖姬像是刹那间从疯狂迷乱中清醒过来了，她喘息着说：“不用了，你都下班了。”

“没事的，我看你状态不好，我还是过来吧。你在哪里？”

感动的泪花在蓝色妖姬的眼睛中盘旋，好久好久都没人对她这样好了，这个只见过一次面的漂亮女人却在关心她，怎不让她感动得声音直颤：“我在，我在，不，还是找个离你家近点的地方，我们谈完你回家也可以方便点。”

“那好，你到长风公园这里的上岛咖啡来。”

挂断电话，蓝色妖姬抑制着自己的强烈情感，竭力压下去要坐在地上痛哭一场的冲动。这算怎么回事啊？原本要跟男人约会的，这会儿却跟一个女人去喝咖啡，而且还极有可能是自己埋单。

长风公园附近人来人往，一片繁忙景象。每个人都这么忙碌，而我却在虚度人生。想到这里，蓝色妖姬感到一阵愧疚的刺痛。

一进入上岛咖啡，就看见梅宁宁坐在窗边朝她招手：“嗨，你来了？我在这儿。”

“宁宁，你好。”看到她，蓝色妖姬觉得一阵亲切，突然就不称呼梅编辑，直接叫名字了，而且还亲昵地把姓都给省略掉了。

梅宁宁看着她，轻声一笑：“看，我都不知道你的真名是什么呢，总不见得也称呼你‘蓝色妖姬’吧？”

“我叫张蓝。”她若无其事地坐下来，往沙发背上一靠说道，但内心并

不像外表那样放松,她有些紧张。

“这名字真好听,也亲切。以后我就不叫你‘蓝色妖姬’了,感觉好怪的。”梅宁宁把菜单递给她,“需要点什么?”

张蓝看见梅宁宁面前放着一杯奶茶,就也叫了同样的饮料,但她实在是饿了,就又多点了一块蛋糕,心想:大不了我埋单好了。

“到吃晚饭的时间了,你要不要点一份饭啊什么的?”梅宁宁问道。

“你呢?”

“我最近在减肥,不能多吃,要不你那份蛋糕给我好了,你点一份饭。”

“好啊。”张蓝感到有些高兴,可以敞开肚子吃一顿也不错,就别管谁埋单的问题了,“我就来一份海鲜咖喱饭好了。”

张蓝那张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了十岁的面孔因为开心而显得生气勃勃,一扫先前的阴郁。

梅宁宁的蛋糕先上来了。看见蛋糕诱人的模样,张蓝早就饥肠辘辘的肚子不争气地咕咕叫起来,蛋糕隐约的香味更是勾得她满嘴口水。

梅宁宁不饿,把蛋糕推在一边,一抬头,却看到张蓝的眼睛大睁着看着蛋糕,充满着杀戮欲,似乎想把它一口干掉的样子。

她怎么饿成这样了?梅宁宁心想。蓝色妖姬就像一个谜,好奇心迫使她想在今晚解开这个谜。

正当梅宁宁在想要不要把这块蛋糕让给张蓝,又怕伤她自尊心的时候,奶茶上来了。张蓝迫不及待地喝了一大口,似乎缓解了饥饿,目光也从蛋糕上回到了梅宁宁的脸上。

“宁宁,谢谢你在下班时间陪我聊聊。”

“没事,相逢就是缘分,我们现在已经是朋友了。朋友还用得着这样计较吗?”

朋友这个字眼并不陌生。那些男人们都说是自己的朋友,可是这两

个字一经梅宁宁的口中说出来，就让张蓝感激涕零。她是真的需要一个朋友，一个女性朋友，可以说说知心话。她在一阵洋溢的感激之情中，握住了梅宁宁的手：“对，我们是朋友，是好朋友。”

张蓝的神态和举动也让梅宁宁感到一阵温情的冲动，她同样握紧了她的手。

“宁宁，你多大了？结婚了吗？”

“嗯，不但结婚了，儿子也有五岁多了。我今年都三十出头了，真是岁月不饶人啊。”

“啊，那我们是同龄人了，可是你比我幸运多了，不但有家庭的滋润，还有个儿子。”张蓝说。她突然感到一阵尖利的嫉妒——为什么老天这么不公平？不但给梅宁宁这么好的容颜，还赐给她一个儿子，还有工作。而她，而她为什么却一无所有？大家同样是女人，而且是同年龄的女人，差别却那么大。这想法使她顷刻间愤愤不已，恨不得抽剑向人刺去，刺谁都成。

梅宁宁看到张蓝的脸色突然变了，不由得有点胆战，“那你呢？”

“五年前我结婚了，五年后又离婚了，现在一个人在外面租房子住。离婚，只分得一万元钱的财产。”张蓝说着，眼里噙满了泪水。

“为什么要离婚呢？离婚怎么才分到一万元啊？那只够租几个月的房子啊。”

“我傻呀！结婚的时候我父母坚决不同意，说他是个穷鬼，可我就像走火入魔一样非要嫁给他，为此父母都跟我断绝关系了。他连房子都没有，跟母亲住在一室一厅里。也许是多年没有丈夫的缘故吧，他母亲性格非常古怪，还视我为眼中钉。结婚五年，为了他母亲，我们争吵不断，早就把感情吵没了。后来又查出来我不能生小孩，他妈就挑唆着让我们离婚。他什么都听他妈妈的，连这件事情也听。离就离吧，可家里实在是穷，所以只分到一万元钱。这次失败的婚姻让我伤透了心，也看穿了男

人,男人都是不会感恩的动物,对他多好都是应该的。所以这辈子我也不想再嫁了,就这么一个人过一辈子吧。”说到最后,张蓝的声音发颤了,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突然间,她不再顾忌了,带着明显的压抑抽泣着伏在了桌子上。

梅宁宁突然而意外地被张蓝的悲痛所感染:她与众不同的打扮,她突然而来的歇斯底里,原来都跟她不幸的婚姻有关。女人哪,终究是弱者,丈夫就是女人的天,一旦这个天塌了,女人的世界也就塌了。

“你别,不要因为一个男人是不好的,你就否定全世界的男人。你还这样年轻,会遇到你生命中真正的白马王子的。”

张蓝从桌子上抬起头:“这个时代的男人都太现实,哪会有什么白马王子。我离过婚,不能生育,没有钱,没有工作,也不年轻,谁会讨我做老婆啊。”

这话听上去有道理,可我总不能表示赞同吧?我总得安慰一下她的,可是说什么好呢?似乎劝解的语言都太苍白了。正在梅宁宁一筹莫展的时候,海鲜咖喱饭上来了,她赶紧说:“你先吃饭,别想这些不开心的事情。老天不会一直不公平的,你以后一定会好的。”

张蓝突然意识到旁边的人都在看她,她窘迫地垂下眼睛吃起饭来。

梅宁宁也吃起了蛋糕,一边问道:“那你现在为什么不去找份工作呢?”

张蓝冷笑了一声:“我以前上班的地方在浦东,路上要两个多小时。我任劳任怨,可我得到了什么?薪水低,受气,回到家也得不到老公的体恤。我现在想开了,干吗这样苦自己,没意思的。没有什么动力让我努力工作,因为我没有明天。”

她看到梅宁宁满脸同情的样子,但她并不需要同情。她受不了羞辱,成天被那些臭男人侮辱,可不能再被女人羞辱了。于是她把已经吃完的空盘子往边上一推:“我现在日子过得很潇洒,自由,极度的自由。我想

跟哪个男人交往就跟哪个男人交往,我想每天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我想什么时候写作就什么时候写作。我现在完全没有束缚,哪像以前啊,为了工作和家庭把自己的爱好都丢到一边了。”

“你的爱好是写作?”

“是的。”

“可是写作是没法养活自己的,你不工作,每个月还要付房租,你的钱从哪里来呢?”

“靠男人呀。”张蓝大言不惭地说。梅宁宁瞠目结舌,却没法对她产生反感。

“但你不能一辈子这样啊,你老了怎么办呢?”

“老了再说了,如果现在能攒下点钱来将来就进养老院,如果没钱就买包老鼠药吃了。”

她怎么可以带着笑容说这么一件悲惨的事情?梅宁宁原本平静的心被影响得无比压抑起来。

“我们来谈谈你的小说吧,结尾部分能不能不要动?更不能改成大团圆的喜剧。”她用期待的目光看着张蓝说。

“哦,不会改的,那成什么样子了,我也就随口一说。”

梅宁宁胸中立时迸出暴怒的火花,这个疯女人怎么可以这样耍她?而她还竟然浪费自己的休息时间陪她在这里瞎扯。

张蓝蓦然看到梅宁宁眼中闪着怒火,她的心马上提到了喉咙口:该死,我怎么把她给得罪了?她该不会不给我出书了吧?

她提心吊胆,脸上却堆起微笑来掩饰自己的恐惧:“宁宁你别误会,一开始我是想这么改的。可我今天跟你谈得这样投机,所以我决定不改了,不然你不好跟老板交代。我们是好朋友嘛,就是要互相体谅的,你说对不对?”

梅宁宁并不说话,而是一直看着对方。她的目光专注、晶莹而犀利,

她此时的目光简直能让人感到她能一直看透你的内心，张蓝只好避开她的注视，生怕她会窥到自己的秘密。

这样的沉默简直让人沮丧得发狂，是自己不好，太无所顾忌了，真不懂事，可现在怎么办呢？这样的局面太尴尬了。

“哦，没事。你的奶茶喝完了，还需要点什么吗？”梅宁宁知道，她必须抑制对张蓝的反感，她们是合作者，有些事情是不可以较真的。

梅宁宁那种井然的平静如同一股清凉的和风，吹开了张蓝心头的结，她的话带着甜蜜的余韵，缓缓地渗透进她压抑的胸中。

“不用了，已经打搅你这么久了，你也该回家了吧？服务员埋单。”

“啊不，”梅宁宁一只手拦住张蓝想取钱包的双手，另一只手掏出了自己的钱包，“让我来。”

“下次再你来吧，今天能跟你谈这么久，我真的很开心。如果还让你埋单，晚上我该睡不好了。算是你照顾我的睡眠吧，让我来好吗？”张蓝由衷地说。

“不行，现在你没工作，还要租房，得我来。”

“可你还要照顾小家庭，还要抚育儿子，负担不比我轻。我呢，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今晚我是千金难买心头喜欢，你若是把我看成朋友，就别再跟我争了。”

刚才对张蓝的反感刹那间荡然无存烟消云散了，梅宁宁的脑中一个闪念：虽然这个女人有时有点神经质，但还是可以做朋友的。

“那好吧，下次我再请。”她把钱包放回了坤包。

在等服务员找零的空隙，梅宁宁不失时机地劝导她：“虽然你父母不赞成你的婚姻，还扬言要跟你断绝母女关系，但你真的遇到困难了，他们是不会袖手旁观的。与其在外面租房子浪费钱，你还不如住回去呢。”

梅宁宁听到张蓝发出了一声压抑着的喘息：“这个道理我明白，可我

现在没脸回去,而且我还有个双胞胎弟弟,我父母一直是重男轻女的,所以我住回去也没意思。”

“那你也该重新组建一个家庭,不然你这样算什么呢,你那些所谓的情人是能让你升官还是能让你发财?如果仅是能糊口,那真的是没有意思的。这样的自暴自弃只会毁了你,趁着还年轻,也该为将来做打算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

梅宁宁的这句“你那些所谓的情人是能让你升官还是能让你发财?”如闪电般照亮了也刺痛了张蓝的心扉。是啊,自己这样算什么名堂呢?简直就是浪费青春和时间。也许我可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的,一切都还没想象中的那么糟糕。

“有机会我给你留意,好不好?”

“好。”张蓝咽下了一口口水,也咽下了她的眼泪。

梅宁宁模模糊糊地觉得张蓝的眼里有泪水,她心生恻隐:“走几步就到我家了,要不去坐坐?”

“你有老公儿子在,我怎么能去打扰呢?我还是回去了,不过还是要谢谢你的邀请。”

“家里有保姆带儿子的,我有时间陪你说话。”

“现在找保姆费用很高的,怎么不把孩子交给公婆带呢?”

梅宁宁露出无奈的表情:“以前是给公婆带的,可是付的费用比请保姆还高,我一生气就把儿子接回来自己带了。明年儿子就六岁了,可以上小学了。我就可以把保姆换成钟点工,这样负担就轻多了。”

“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不过你总体是好的,这就够了。”张蓝走到街上,被风一吹,清醒舒畅多了,“谢谢你今天陪我说了那么多话,还拿我这个不幸的人当朋友。今天太晚了,你明天还要上班,我就不去府上打扰了。下次有机会吧。”

梅宁宁看了一下时间:“那好吧。你回去改小说,我们老板很满意你

的内容和文字,你的处女作很快就能问世了。”

张蓝真真切切地高兴起来了。她感到人生其实还是有意义的,也许可以不用继续自暴自弃下去,也许真的可以开始新生活。

又是一年的澳洲探亲之旅结束,黄晓宝下了飞机,却没有看到来接机的老伴儿。傍晚的天空已成了一片铅灰色,冷风卷来阵阵急雨。她已经在候机厅等了一个小时了,她得回家去了,而一出门看见的这冷雨更加速了她一个人回家的决心。她再度极目远眺,期望能看到老伴儿的身影,可是没有。黄晓宝焦急之中带着一点儿担心,老伴儿该不是出什么事情了吧?以前他都是早到的,今天这是怎么了?

她坐进出租车里,心情异常失落,还带着隐隐的不安。出租车司机从反光镜中看到这个披着散乱的白发的老太太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感到很好奇。他研究着她的表情,猜测着这个独自下飞机的老太太为什么会没有亲属来接机。

“老太太,您怎么一个人啊?”他终于忍不住好奇地问了。

“是啊,我老头子没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唉。”黄晓宝叹了一口气,但有人能跟她说话,多少弥补了些她内心的孤独感。

“他可能临时有什么急事了吧,您也别太担心了,到家不就一切清楚了吗?那您的子女呢?他们怎么也没来?”

“在上海我有两个儿子,都是花喜鹊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所以我也没让他们来接机。还是养女儿好啊,女儿孝顺。这次我就是去澳大利亚女儿家探亲的,在女儿家住了一年,都不想回国了。我打算以后就投靠女儿了,这次回去做老头子的工作,移民去澳洲,在那里安度晚年。”谈到国外,谈到女儿,黄晓宝的眼睛马上亮了起来。

“女儿是妈妈的贴心小棉袄嘛。”司机随声附和着,“老太太福气好啊,有三个孩子,孩子们最大的也有四十多岁了吧?”



“你怎么知道的？”

看你的老态难道孩子还会小吗？司机心想，嘴上却乐呵呵地笑开了，“不是这个年龄段，您怎么会有三个孩子呢？”

“其实就算没有计划生育，我也只想生一个的。可第一个是女儿，我家老头子重男轻女的思想极其严重，没办法我才生了第二个，还好是个儿子。本来想一儿一女最好了，没想到一不小心有了老三，本来想不要的，可孩子的外婆又舍不得，死活不同意打胎，把我从医院拉回来了。没法子，只好生下来了。”跟司机聊着天，黄晓宝郁闷的心情稍稍释放了点儿。

“好啊，多子多福啊。”司机的语气里含着羡慕，“可惜现在计划生育，我只有一个女儿，我倒想多生几个。”

一路上聊着天，雨也渐渐停歇了，快要到家了，黄晓宝的心突然有些激动起来。

她看了一眼计价器——已经一百二十元了，心里的痛马上把刚才的激动心情冲淡了。大儿子生意每况愈下，把私家车都卖了。想到以前一有事情，只要老娘一个电话，大儿子就开着车子颠颠儿跑来接她的情景，反衬现在自己孤零零打车的场景，郁闷的情绪再次涌上心头。

结完账，司机热情地帮她把行李拿下车，放在楼下的防盗门口。黄晓宝谢过司机，伸出食指摁着对讲器，一边心想：死老头儿该不会不在家，出门接她了吧？这可糟糕了，自己钥匙也没带，就算带了，一个人也不能把那么多行李扛到五楼。

好在对讲器被接了起来，她听到老头儿熟悉的声音：“喂！”

“你这死老头儿原来在家里啊，怎么不来接我？快下来帮我拎行李。”黄晓宝又是高兴又是生气地喊着。

不一会儿，老伴儿徐贵生就下来了，也不做没来接她的解释，第一句话就是：“你在澳大利亚怎么也不理发？披头散发的，晚上看起来像个鬼